

名家散文典藏

张晓风<sup>®</sup>  
散文

ZHANGXIAOFENG SANWEN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张晓风  
散文

ZHANGXIAOFENG SANWEN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晓风散文 / 张晓风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 
2011.1

(名家散文典藏)

ISBN 978-7-5339-3083-7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25972号

责任编辑 鲍 娴

装帧设计 一 知

责任出版 朱毅平

## 张晓风散文

张晓风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640×960 1/16

字数 200千字

插页 3

印张 13.5

印数 1-8000

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083-7

定价 **26.00元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**张晓风** 生于1941年，原籍江苏铜山。笔名晓风、桑科、可叵，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曾任教于东吴大学、香港浸会学院、阳明大学，自1962年执教至今。同时亦致力写作，并从事公益活动，呼吁提高国文程度。

作品多以散文、戏剧为主，旁及童书、评述和小说、诗作，曾获中山文艺散文奖、吴三连文学奖等。

著有《地毯的那一端》《步下红毯之后》《晓风散文集》《你还没有爱过》《再生缘》《我在》《从你美丽的流域》《玉想》《我知道你是谁》《这杯咖啡的温度刚好》《你的侧影好美》《星星都已经到齐了》《晓风戏剧集》，童书《祖母的宝箱》《舅妈只会说一句话》《看戏》等。

# 序:

## 现代中文的经典——晓风散文半世纪

晓风是一位资深教授，更是一个对万物有情的女子。在方块字的艺术世界里，她多方出击。她的小说《潘渡娜》曾被收入《八十五年年度小说选》，是当代华文世界最早的科幻小说，至今在大陆依然拥有许多读者；她的戏剧，在台湾被列为经典，在内地香港的剧场上演，满座感泣；她的杂文，早在《野火》之前就对威权与陋俗作不羁挑战；她的散文，自学生时代获“幼狮文艺奖”后，屡获各种大奖。但她散文创作最大的奖来自读者，是口碑而非奖杯。多年来，她的散文集畅销更常销，并已入选两岸学生语文课本，与古典散文相映生辉，堪称现代中文经典。

### 二

散文作为文类，时常叨陪末座。它是作家进入文坛的入场券，似乎无人不能。可是在所有文类中，散文最是易写难工，尤其在中国，在白话文兴起之后，因散文而成为经典作家更是艰难。

难处之一：中国文学中，散文地位崇高，流金溢彩。它历来与诗歌一起被供奉在文学正殿上，中国文字的特性，使中国文人有着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无

比丰富的语词和长达两千年可供利用的文字数据，科举制度更巩固了文人考究语言、刻意求工的习性。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浩瀚广大的散文品种：经诂典谟之肃穆，庄列之想象，史传之笃实，汉赋的流动，碑铭的温润厚重，序跋文体的进退合度，奏议策论的清真雅正；外加骈文的严格规律，笺疏写作的传承精神，乃至水墨纸缘题款，尺牍起承转合；更有唐宋大家左右逢源，高下皆宜；宋明小品另辟蹊径，独标神韵。品类之繁多，典范之宏丽，无不深入中国文人心中，令后来者叹为观止，知难而退。

难处之二：鲁迅说，五四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（《南腔北调集·小品文的危机》）。果真如此？

其实不然。近代以降，中国文化遭灾受劫，“载道”等同陈腐，法度视为桎梏。志在解放性灵，不意开启滥情，虽间有力作，却不抵潮流，遂使稚嫩“美文”，绵绵百年。感伤、滥情、稚嫩、做作、文白夹杂、浅俗之文常常被奉为经典，编入教材，误导学子，并造出读书界的恶俗，赝品淘汰精品，佳作为之淹没。

难处之三：散文不比小说、诗歌有思潮有流派，时常形成一波波潮流，散文是一种较难进入市场操作的文类，在文学日益产业化的形势下，散文比起其他文类更加寂寞，它要引起出版界、新闻界乃至评论界的注意，难度较大。不比戏剧、小说可吸纳异域新潮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### 三

没有过人之处，就难在当今中文经典中觅得一席。晓风的过人之处何在？

一曰奇。

晓风出身保守的中文系，受“国故派”教育，本该与写作无缘，充其量也是闺秀派。可她却能破茧而出，以现代生命的律动让苍白典籍再度泛红，以美丽的蓝墨水冲洗故纸堆的陈腐。在她的散文中许多是出入古典，流连掇拾的结晶，戏文、诗词、人物、器皿，甚至一个汉字、几抹色彩，在她

的解读中都焕发出神奇的色彩。如果说,传统文化如黄河之水奔泻入怀,那也因晓风搅入魂灵,如酒曲入瓮,才使这水甘冽芳醇,成了文化传统。

她的散文意蕴丰厚,世事洞明人情练达,市井琐事中自有骨气奇高,不使感性沦为软性;她的散文叙述自然,冲淡宁静,文辞如水,一笔如舟,引领我们一步步走入一条条美丽水域;她的散文,句法上有弹性,语汇中有声色。“散文美”相对于“诗美”,就在于前者是文章之美,文章之美更加讲究语句的组织方式和词汇的提炼选择,讲究“情致”和“趣味”,它们是比西方所谓“抒情性”远为细腻微妙的美感,属于中国美学的特有范畴。晓风的散文句式充分发挥中国文字波折流动的特性。文言句法的简洁浑成,西式句法的严整新颖,话本戏文的活泼口吻,被她熔于一炉;古典诗文的典雅文辞,引车卖浆者流的俗言俚语,现代社会的流行词汇,在她的笔杖下,交响成一个大乐队。在她的散文中,白话从黑白进入彩色,从平面而立体,由清水变为结晶,既保持明白如话的听觉效果,又充盈着曲折成趣的书面美感。晓风散文之奇还在于她犹如千手千眼观音,风格多变,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,她就至少具有两副笔墨,如余光中先生所说的,“亦秀亦豪”,经过多年的耕耘,她更上层楼,她可以现代,可以古典,可以庄重,可以幽默,有时飞扬,有时蕴藉,有时奔放,有时内敛,有流云的闲情,也有沸血的淡然和霍然而怒的盛气。身为散文作者,她也可以进入各种角色:不服气的小学生,有些傻气的情人,谆谆善诱的教师;一个爱鸟人,一个赏花者,或者多情多智的旅人,喜欢好茶好咖啡的饮者……

二曰大。

奇是不拘一格的活力,是开创新篇的现代,而大则是大家境界。晓风虽然不曾留学异域,职业也单一,从学生到教师,但由于她的好学与敏感,也得益于她家学渊源,得益于台湾社会的忧患与动荡,开放与多元,她有了超出前辈女作家的胸襟与视野。她集学者的渊博、诗家的灵慧、哲人的睿智、宗教的悲悯于一身。她敢于涉笔丑陋,不再唯美是骛,而是美丑并举。小说、电影、音乐、绘画、摄影等艺术都纳入了她的视野,促成了她观察事物的新感性。她的散文有诗的节奏,戏剧的对话和冲

突,绘画的色彩,还有虚构的小说技法,形成了多元的集大成的美感。

当然,晓风散文之大更多地来自她散文中的博大胸怀,它结合了儒家的担当和基督的悲悯,还有艺术的纯真。她说“怀不世之绝技,目高于顶,不肯在凡夫俗子身上浪费一丝一毫的美,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对。但肯起身为风雪中行来的人奉一杯热茶,看着对方由僵冷而舒活起来,岂不更为感人”。所以,晓风散文中那么多凡常中国人,他们或是忧患动荡中既善其身又济天下的读书人:《半局》里的杜公,《再给我们讲个笑话吧》中的世棠,《不识》中的父亲,《未绝》里的马国光……或是在凡常生活中持守道义和尊严的平头百姓:灶下捧读《古文观止》的胖厨师,陪盲父游览山顶风光的女子,为自己成为画中人而欣喜的农夫……这是一些与作者偶然交会的小人物,或许连姓名也不曾留下,然而,在他送上的一碗辣酱里可以尝出敬业和尊客,在她的一次拥抱中有感恩和激情,几个未尝的包子,一句真情的好话,都会让我们或会心而笑,或心如捣臼,热泪迸涌。

晓风的散文中,人物林林总总,职业、地位、年龄都迥然不同,既可以相与出尘的名士大儒,也有只是居家过日子的柴米夫妻,他们之所以让晓风含情凝睇,援笔勾勒,是因为晓风认为,世界上,最灿烂的光辉,最能够燃起情感和生命的光辉,只能是源自人心。无论身居朱户或者柴门,唯有人,才是最值得珍贵的。人是我们的邻居和朋友,是我们的兄弟姐妹,是我们垂垂老迈的父母和嗷嗷待哺的儿女。他们不论有多少缺陷,有多少伤痕,依然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无价的尊严和慰藉。同时,晓风也认定,有尊严有追求的中国人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,共同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大磁场。所以,晓风在他们的身上捕捉的是我们民族文化撒播的灵光与风采,传递的是民族文化再生的信念。

从纯净的少女情怀起步,步下红毯,穿越丑恶,见证伪善,最终成就了悲悯大爱。由一尘不染而历经炎凉沧桑直逼人世内核,仿佛自风平浪静卷入狂风巨浪,晓风依然有一双宁静清澈的眼睛,那里因隐藏着百年忧患的海棠血痕而有一丝忧郁,几分愤懑,但更多的却是自信,是担当,是困顿中不失安详,凡常里自有庄严。浩大的场景、纷繁的群像、重大的



事件,在晓风散文中并不多见,但与那些浓墨重彩的长篇巨幅相比,晓风的散文毫不逊色地具有令人震撼的情感经验和审美情趣。这就是中国的写意传统,以小见大,言有尽而意无穷,李白的乐府、苏东坡的小品短赋,不也是尺幅寸心、天地无穷吗?这就是晓风散文之大。

三曰老。

中国书法推崇人书俱老,中国文学有“庾信文章老更成,暮年词赋动江关”的美谈。比起其他文类,散文更讲究炉火纯青。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散文的叙述策略是“行云流水,圆活流转”。诗化,剧烈的动作和戏剧冲突等强化手段只是散文创作中的变奏而非常态。中国散文追求的境界以意蕴深远、骨气奇高为里,冲淡宁静、自然真率为表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它推崇的“自然”是绚烂归于平淡,是不屑于“为文造情”的矫揉造作,“舍我其谁”的剑拔弩张,而非“我手写我口”。

对于散文家,内在功力的修炼,尤甚于自然随意。苏轼提出文理自然姿态横生,说自己下笔如山泉一日千里,但也立刻补充道,“与山石曲折,随物赋形”,“随物赋形”,也就是有规范有约束,不是一泻无遗;而他的“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不可不止”,更是长期用功读书写作而后修炼得来的境界——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因此,散文家依凭的不仅是才气,更多的是多年修炼的内功——人格和历练。《人间词话》中说:“客观之诗人,不可不多阅世。阅世愈深,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……主观之诗人,不必多阅世。阅世愈浅,则性情愈真。”而我们说的“老”应该是“阅世而不溺世”,“阅世深却性情真”,这就是长期修炼后的一种境界。晓风近年来的散文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,宁静致远,淡泊明净。她的散文里的敬畏与宁静,尊严与气度,正是来自长期的酿造,默默的积蓄。它并非纯然空灵,也不是冷漠无情,更不是畏葸忍辱,而是人世风浪中大彻大悟后留存的精神结晶。这与其说是宗教,不如说是一种历久常新的中国智慧。

#### 四

六月来西北讲学,说起台湾岛多高山,大陆学生深为惊讶,小小一

岛,三千米以上的高峰,竟有百座之多,而华山不超过两千米。同样,说起两千三百万人中,可以传世的经典作家不会少于十来位,也让他们困惑。可是,事实如此。高山总是汇聚在同一山脉,经典也常汇聚在同一时空。这一时空也许很大,如汉唐中国,也许不大,如古希腊、爱尔兰。靠的是适宜的土壤和气候。

在现居台湾的中国经典作家中,晓风只能算是中生代,以她的潜能,我们相信还会有新的杰作新的境界,两岸的中国人在期待,全球的华人在期待,历史在期待!

徐 学

(徐学:教授,现任厦门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,从事台湾文化与文学研究,著有《隔海说文》、《台湾当代散文综论》、《余光中评传》、《台湾新文学概观》等书。)

## 目录

### 序：现代中文的经典

——晓风散文半世纪 徐学 / 001

### 第一辑 画晴

画晴 / 003

雨天的书 / 007

林木篇 / 012

咏物篇 / 016

春俎 / 021

常常，我想起那座山 / 025

花朝手记 / 039

戈壁行脚 / 046

### 第二辑 描容

地毯的那一端 / 057

念你们的名字 / 063

衣履篇 / 067

母亲的羽衣 / 072

也是水湄 / 076

杜鹃之笺注 / 079

情怀 / 083

待理 / 090

描容 / 092

### 第三辑 我在

我在 / 099

给我一点水 / 104

问名 / 107

矛盾篇(之一) / 112

矛盾篇(之二) / 115

矛盾篇(之三) / 119

人体中的繁星和穹苍 / 123

星约 / 126

### 第四辑 色识

地篇 / 137

诗课 / 142

地勺 / 146

---

错误 / 155  
玉想 / 159  
色识 / 166  
炎方的救赎 / 175

### **第五辑 三弦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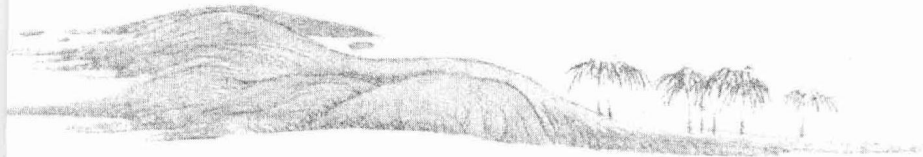
高处何所有 / 185  
血沥骨 / 187  
西湖十景 / 188  
比讲理更多 / 189  
时间 / 190  
遇见 / 191  
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/ 193  
他曾经幼小 / 195  
娇女篇 / 196  
路 / 203

第一辑

# 画 畴







# 画 晴

落了许久的雨,天忽然晴了。心理上就觉得似乎捡回了一批失落的财宝,天的蓝宝石和山的绿翡翠在一夜之间又重现在晨窗中了。阳光倾注在山谷中,如同一盅稀薄的葡萄汁。

我起来,走下台阶,独自微笑着、欢喜着。四下一个人也没有,我就觉得自己也没有了。天地间只有一团喜悦、一腔温柔、一片勃勃然的生气,我走向田畦,就以为自己是一株恬然的菜花;我举袂迎风,就觉得自己是一缕婉转的气流;我抬头望天,却又把自己误为明灿的阳光。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宽广过,恍惚中忆起一节经文:“上帝叫日头照好人,也照歹人。”我第一次那样深切地体会到造物的深心。我就忽然热爱起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来了。我那样渴切地想对每一个人说声早安。

不知怎的,忽然想起住在郊外的陈,就觉得非去拜访她不可,人在这种日子里真不该再有所安排和计划的。在这种阳光中如果不带有几分醉意,凡事随兴而行,就显得太不调和了。

转了好几班车,来到一条曲折的黄泥路。天晴了,路刚晒干,温温软软的,让人感觉到大地的脉搏。一路走着,不觉到了,我站在竹篱面前,连吠门的小狗也没有一只。门上斜挂了一把小铃,我独自摇了半天,猜想大概是没人了。低头细看,才发现一个极小的铜锁——她也出去了。

我又站了许久,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。想要留个字条,却又说不出所以造访的目的。其实我并不那么渴望见她的。我只想消磨一个极好的太阳天,只想到乡村去看看五谷六畜怎样欣赏这个日子。

抬头望去,远处禾场很空旷,几垛稻草疏疏落落地散布着,颇有些仿古制作的意味。我信步徐行,发现自己正走向一片广场。黄绿不匀的草在

我脚下伸展着，奇怪的大石在草丛中散置着。我选了一块比较光滑的斜靠而坐，就觉得身下垫的和身上盖的，都是灼热的阳光。我陶醉了许久，定神环望，才发现这景致简单得不可置信——一片草场，几块乱石。远处唯有天草相黏，近处只有好风如水。没有任何名花异草，没有任何仕女云集。但我为什么这样痴騷地坐着呢？我是被什么吸引着呢？

我悠然地望着天，我的心就恍然回到往古的年代，那时候必然也是一个久雨后的晴天，一个村野之人，在耕作之余，到禾场上去晒太阳。他的小狗在他的身旁打着滚，弄得一身是草。他酣然地躺着、傻傻地笑着，觉得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幸福。于是，他兴奋起来，喘着气去叩玉室的门，要把这宗秘密公布出来。他万万没有想到所有听见的人都掩袖窃笑，从此把他当做一个典故来打趣。

他有什么错呢？因为他发现的真理太简单吗？但经过这样多个世纪，他所体味的幸福仍然不是坐在暖气机边的人所能了解的。如果我们肯早日离开阴深黑暗的蛰居，回到热热亮亮的光中，那该多美呢！

头顶上有一棵不知名的树，叶子不多，却都很青翠，太阳的影像从树叶的微隙中筛了下来。暖风过处一满地圆圆的日影都欣然起舞。唉，这样温柔的阳光，对于庸碌的人而言，一生之中又能几遇呢？

坐在这样的树下，又使我想起自己平日对人品的观察。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浮躁和浅薄就像“夏日之日”，常使人厌恶、回避。于是在深心之中，总不免暗暗地向往着一个境界——“冬日之日”。那是光明的，却毫不刺眼；是暖热的，却不致灼人。什么时候我才能那样含蕴，那样温柔敦厚而又那样深沉呢？“如果你要我成为光，求你叫我成为这样的光。”我不禁用全心灵祈求“不是独步中天，造成气焰和光芒，而是透过灰冷的天空，用一腔热忱去温暖一切僵坐在阴湿中的人”。

渐近日午，光线更明朗了，一切景物的色调开始变得浓重。记得曾读过段成式的作品，独爱其中一句：“坐对当窗木，看移三面阴。”想不到我也有缘领略这种静趣。其实我所欣赏的，前人已经欣赏了。我所感受的，前人也已经感受了。但是，为什么这些经历依旧是这么深、这么新鲜呢？

身旁有一袋点心，是我顺手买来，打算送给陈的。现在却成了我的午餐。一个人，在无垠的草场上，咀嚼着简单的干粮，倒也是十分有趣。在这



种景色里,不觉其饿,却也不觉其饱。吃东西只是一种情趣、一种艺术。

我原来是带了一本词集子的,却一直没打开,总觉得直接观赏情景,比间接的观赏要深刻得多。饭后有些倦了,才顺手翻它几页。不觉沉然欲睡,手里还拿着书,人已经恍然踏入另一个境界。

等到醒来,发现几只黑色瘦胫的羊,正慢慢地啮着草,远远地有一个孩子跷脚躺着,悠然地嚼着一根长长的青草。我抛书而起,在草场上迂回漫步。难得这么静的下午,我的脚步声和羊群的啮草声都清晰可闻。回头再看看那曲臂为枕的孩子,不觉有点羡慕他那种“富贵于我如浮云”的风度了。几只羊依旧低头择草,恍惚间只让我觉得它们嚼的不只是草,而是冬天里半发的绿意,以及草场上无边无际的阳光。

日影稍稍西斜了,光辉却仍旧不减,在一天之中,我往往偏爱这一刻。我知道有人歌颂朝云,有人爱恋晚霞。至于耀眼的日升和幽邃的黑夜都惯受人们的钟爱。唯有这样平凡的下午,没有一点彩色和光芒的时刻,常常会被人遗忘。但我却不能自禁地喜爱并且瞻仰这份宁静、恬淡和收敛。我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,茫茫草原,就只交付我和那看羊的孩子吗?叫我们如何消受得完呢?

偶抬头,只见微云掠空,斜斜地徘徊着,像一首短诗,像一阕不规则的小令。看着看着,就忍不住发出许多奇想。记得元曲中有一段述说一个人不能写信的理由:“不是无情思,绕青江,买不得天样纸。”而现在,天空的蓝笺已平铺在我头上,我却又苦于没有云样的笔。其实即使有笔如云,也不过随写随抹,何尝尽责描绘造物之奇。至于和风动草,大概本来也想低吟几句云的作品。只是云彩总爱反复地更改着,叫风声无从传布。如果有人学会云的速记,把天上的文章流传几篇到人间,却又该多么好呢。

正在痴想之间,发现不但云朵的形状变幻着,连它的颜色也奇异地转换了。半天朱霞,粲然如焚,映着草地也有三分红意了。不仔细分辨,就像莽原尽处烧着一片野火似的。牧羊的孩子不知何时已把他的羊聚拢了。村落里炊烟袅升,他也就隐向一片暮霭中去了。

我站起身来,摸摸石头还有一些余温,而空气中却沁进几分凉意了。有一群孩子走过,每人抱着一怀枯枝干草。忽然见到我就都停下来,互相低语着: